

配戴旅行的紀念品 尼泊爾與印度的庶民小物

A Souvenir from Travel, A Memory of Nepal and India

文·圖／蕭佳佳 Chia-chia Shiao



暖暖含光的白色珠光貝環

年紀愈大，愈知道自己性格的優點與缺點，這兩者的起伏高低，隨著時間不斷被挖掘與磨練，精緻出所謂的人格特質，如同鐘乳石洞中帶有礦物質的水質，一滴滴形成一個身為靈長類各式各樣的行為。加上人類雙手所建構出來的周邊環境，究竟是人造出了環境，還是環境影響了人，雞生蛋，蛋生雞，在科學與哲學的領域，永遠有討論的話題。

旅行到異地，我經常在那些與人體尺度最親近的小巷弄裡，尋找屬於那片土地的記號，放進行李攜帶回來，讓時光為它們洗滌，逐漸成為我與遙遠彼方的共同記憶。尤其是收藏這檔事，更可以清清楚楚地在極短時間內了解一個人在時間不斷推移後所積累出來的模樣。觀察一個人生活過程的集合物，等同於地質學家研究地球上某一塊珍貴土地剖面的堆積層。一層薄薄的黏土層、一層帶有植物殘骸2公尺深的泥、一層厚度1.5公尺帶有動物骨骸的沙質，一層3.7公尺的黏土層。然後可能挖到貝殼堆，或是一點生鏽的鑄鐵工具什麼的，一聲一聲低沈的「鑿鑿鑿」，考古學家上場繼續挖下去。

這樣子想過來，在我的人生的某一層，可能有配飾這一類的物件，散落在

旅行的那一個人生軸線上，而被考古學家拿粉筆圈畫出來的，有一堆，會是屬於尼泊爾和印度那一塊，灰撲撲的首飾們啊！

往事並不如煙

記得第一次以自我意識決定獨自參加的旅行團，是當時號稱作「半自助」旅行的尼泊爾團，介於一個人隻身勇闖天涯，以及加入與陌生人共寢室同餐桌的旅遊團之間的套餐旅行行程。

這約莫是十五年前的個人旅遊史。往事如煙，過往的故事被時間焚燒完之後，像是術士煉金爐裡的小祕密，在已經不再有餘溫的灰燼底所留下來的，是紅珠飾手環一只、銀質別針五副、尼泊爾童工製作出口荷蘭的徽章一組、石頭項鍊四條、白貝殼手環一只。

在喜馬拉雅山邊做過當個手工藝進口商夢想的我，如今勇敢地回頭一望，夢想扎實地失敗了，我一生的夢想，失敗過很多次，但每一次都至少留下了一些可愛的、美好的、令人感到不那麼失落的紀念物，就像是一盆即將綻放的室內蘭花，花期過了，花苞僅僅維持在剛剛要開花前的那個狀態，竟然就那麼凋謝了，如此地令人措手不及。不過呢，每



青剛色與斑點，加深了明顯的強烈性格。



玉綠色世故般地
隱晦不明，隱隱
暗示被擠壓的生
命可以走得緩慢
一些。



雜混在一起的
色彩繽紛，說
明混亂的魔
力。



次想起那些曾經因為買賣配飾給我的人們，還是覺得他們真是可愛，才能夠以雙手作出歷久依然嶄新的物品。畢竟這些個配飾，都是用溫暖的雙手一點一點打造出來的哩！

日子再怎樣苦都要美

印度與尼泊爾的當地婦女很愛美，就算是操持著平常的家務事再要怎麼忙碌，還是要把首飾往身上戴，不丟棄出生為女性

裝扮的特權。這些首飾不屬於貴重金屬或珍稀珠寶，只要是在手腕、頸前、胸上會帶點反射光芒的，身為女性的她們，就已經十分滿足。在人來人往的街上，販賣配飾的小攤子前，總聚集著當地婦女忙裡偷閒、討價還價，買點什麼亮晶晶、細細的玻璃手環或穿珠鍊子的身影。玻璃手環是工業成品，尺寸大小只有一種，依照顏色擺放整齊地賣。

穿珠攤就精彩可期了。擺攤養家活口的

老闆，在攤子上懸掛著各式各樣的珠串給客人選擇，挑定款式後，他單手持著重量剛好的重錘，以最簡單的物理原理——離心力，讓重錘和地心引力幫個沒有時間差的小忙，不消一分鐘，絲毫用不到一點電力，珠串的一端就讓細絲繩給纏繞好了，項鍊或是手鍊在街頭現場半製作完成，送上客人的手心，換幾個盧比做為當日的小小收入。我記得當時看著錘子在老闆的手中像是變魔術般地繞啊繞，看得我著迷極了，現在回想起來，原來日常竟是那麼平平靜靜、安安穩穩地發生在四周人們的雙手中。這麼神奇的肢體活動，製造出那麼多有趣的大東西、小東西。回來後，朋友們總說那些珠鍊漂亮，手上的珠鍊，陸陸續續送出去，剩下最後一條被我穿戴久了，繞線也快鬆散掉。再回去尼泊爾的街上，那個珠串攤的老闆是不是還在路上給我繞錘子綁手環呢？他用雙手餵養的孩子們，應該也長大了吧！



羅馬街的印度商人

後來的我，輾轉來到義大利，卻怎麼也跟印度脫不開關係。在羅馬時，特地前往前往標註在旅遊書上的露天市集，迷了路，逛過壯觀的教堂，問過好幾個路人，好不容易到了市集，卻是印度商人所擺設的週末市場，賣的，全是印度貨品，我這才發現，羅馬有好多印度人呀！既來之，則安之，這是旅行到後來發展出的大條神經，買幾件小東西回家當做紀念品吧！挑著看著，綁棉線繩的石頭項鍊勾起我在尼泊爾買珠串手鍊的小小回憶，攤子上清清楚楚寫好一件幾歐元的印度老闆不給殺價，其實再講也沒省多少錢，我完全是家庭主婦買蘿蔔送青蔥的態度，在羅馬可行不通，加上不年輕了，講價用撒嬌的方式看起來有點令人不知所措，還是趕緊挑好貨、掏出荷包，付錢爽快一點，省些時間，去走看羅馬美不勝收的教堂來得有志氣。

同色石頭以一種看似模糊的邏輯所串接成的項鍊，因為石子的個性，產生各式各樣的結果。好似人生在每一段不同分歧點上的抉擇，引導人們走向全然不同的生命目的地：粉色透光地柔化了頭部臉面的表情。青剛色帶有斑點的組合，加強了原本已經非常明顯的強烈性格。玉綠色世故般地隱晦不明，隱隱暗示著被擠壓的生命也許可以走地緩慢一些些。繽紛的各式石子雜混在一起，說明了混亂的魔力。跟隨著心情、服裝，甚至髮色髮型，搭配在頸間，換一句：「戴在妳身上，真是好看。」

白色帶有珠光的手環，這樣的材料出現在市集現場，實在令我匪夷所思。仔細觀賞，才發現是被切割成同一種形狀與尺寸的貝殼類。實在很適合搭配夏天裸露出被陽光曬成深色的手臂模樣，等候著下一個夏天上山下海上街頭。小石子、切割貝殼可以被製作成



銀色城堡與城門，連結了尼泊爾工匠與荷蘭商人。



A llama
ent. 第一流的；最好的。

荷蘭的銀色蒙德里安牛，被尼泊爾的工匠以雙手刻製出來。



銀色的熊邁開腳步，離開冬眠地。

首飾，這讓人不由得讚賞起印度人對於裝扮人類肢體的想像力與執行力。

動物的銀色模樣

後來隨著時間過去，旅行過後，物品竟愈收愈多，在日常生活裡顯得不可收拾，只好加購一座收藏木櫃，典藏部分人生。

每每拉開散出木頭香氣的抽屜，取出隱身在鐵盒裡的銀色動物們，看著被敲製成會發光的細緻的羽翅與皮毛，總有些不同的回憶與安心感。這些原本在動物身上會發亮的部分，在銀器上退居成凹面，簡單的凹凸，是



靈活的銀色羽翅，讓別針鳥類再次飛翔。



凹凸有致的銀色蝙蝠，顯現工匠的巧意。

為了彰顯會發光的質感，拿起牠們就著光，細細地觀察，我總是不斷猜想，工匠的手是帶有魔法的，屬於工匠體內形而上的精神，藉由雙手和工具，將生命裡的某一刻，專注地、牢不可破地，灌注在這些小巧的銀質別針裡。可惜的是，身為收藏者的我，從來不會知道他們的名字，也永遠不會知曉他們的面容模樣，我何其有幸，在尼泊爾巴克塔布的小店櫥窗裡遇見了它們，從此之後，它們陪伴著我，成為生活上服裝的標記之一。

以茲證明，我曾前往那個位在喜馬拉雅山邊的奇幻國度。¶